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書

學者請書

某嘗讀大戴所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某不勝
喜樂不勝喜樂樂其深切著明某自總角承先大夫
訓迪已知天下無他事惟有此道而已矣窮高究深
年三十有二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下侍象山先生坐
問答之間某忽覺某心清明澄然無畔又有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之神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於
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



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某知人人本心皆與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得聖賢之言為證以告學
者謂吾心即道不可更求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程伯淳求之太過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
物散殊某謂忠信者與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即吾庸常平直之心即道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即
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
地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嗚呼至哉即吾
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即道已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
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於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說

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如是而出
世以如是而往實直無偽謂之忠信忠信措吾軀於
波流之中而不敢用其私焉故能入又能出也此措
非措此不敢無意慮學者每熟講縱談惟心悟後實
大戴所記孔子忠信為大道之言益喜得聖言為證
證平常實直之即道孟子亦以徐行後長即堯舜之
道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心至靈
至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故日用平常不
假思為靡不中節是謂大道微動意焉為非為僻始

失其性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
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即視
聽言動即事親事君兄弟夫婦朋友慈愛恭敬喜怒
哀懼愛惡欲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庸常聖
人曰中庸所以昭示萬世深切著明矣而學者猶曰
我未有道吁吁

學者請書

孔子曰主忠信諸儒未有知其旨者蓋意謂忠信淺
者爾非道舍淺而求深離近而求遠置忠信於道之
外不知道一而已矣忠信即道何淺何深何近何遠

又有學者知忠信不可淺求遂深求之推廣其意高
妙其說謂忠信必不止於不妄語而已吁其謬哉舍
不妄語何以爲道人心即道故書曰道心此心無體
清明無際直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事長上爲夫
婦爲朋友仕則事君臨民其愛人曰仁其處事得宜
曰義其恭敬曰禮其不欺不妄曰忠信視聽言動喜
怒哀樂無所不通無所不妙孔子即不欺不妄而言
之曰此即主本主本者乃道之異名非忠信之外復
有道也離此不欺不妄實直之心而外求道者斯乃
妄也先聖之言如此明白而學者尚疑其有他焉學

者自起意起疑自蔽其清也不起意起疑則日用常
心神明清明無體無際原始不知其所始反終不知
其所終其妙無窮先聖病學者率離此而求深故曰
中庸庸常也言不可求諸高深也又曰王道平平又
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心無體段無際畔不可測知
故學者謂之高深孔子又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
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忠信篤敬無二心無
二道孔子告人皆開明人之道心而學者率以忠信
為淺者大孤負聖人啓告之本旨也今學者莫妙於
無思無為其不詐不妄之時何思何為自旁者觀之
之何也已

過庭書訓

世謂王逸少書為天下第一吾謂逸少書俗字爾異
日嘗以白象山先生先生驚曰何故予是時對曰鄉
間有一富戶為桃杖細器寸盈二十篋緣以小黑漆
誠極精巧里人或識之曰是某家器物也故士大夫
耻效之今逸少之書何以異此孔門安得如許暇逸
用力於字畫也先生笑而無語予又曰逸少如傾國

之色麗則麗矣而少莊敬中正之容君子所不道故
吾字畫惟方正古朴和平近於隸蓋今之楷即隸之
訛隸者篆之變篆極善隸庶幾楷猶庶幾至於草去
古遠矣孔門之所惡今世通行之書不用篆隸故予
為楷而似隸庶幾乎三代莊敬中正之遺風不遂泯
絕也歐陽正矣和矣而不古病在於不方而媚虞柳
病與歐同而又弱顏方正莊敬古質善矣所少者和
爾蔡與歐虞柳同凡是去取非吾一人之獨見乃萬
古默同之心其自晉以來學王之徒其中心之隱當
亦默同此默同之心即道心顧知之者鮮女既知之

矣其敬之戒之母荒墜慶元二年中冬之十三日付
恪

汪文子請書

文子界紙求書所欲言其思古學字為孝孝即今孝
字本音孝借音學于此見古者造字本旨以為學者
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後世始加兩羽之習又
加一象學舍焉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然則晨省昏定出告反面無非道者即天之經地之
義也適父母之所下氣怡聲視食問衣燠寒無非道
者即天之經地之義也父母杖屨祗敬之無敢近卮

匪非餒無敢用無非道者即天之經地之義也應唯
敬對不敢噦噫嚏咳欠伸不敢唾嚏癢不敢搔無非
道者即天之經地之義也學者不知道往往求道於
孝之外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
不通以此事君則忠以此事長則順以此於夫婦則
有禮以此與朋友交則信以此使下則惠一以貫之
聞文子於事親之間有省焉敬之敬之兢兢孜孜毋
忽

詹亨甫請書

論語謂孔子每每教學者忠信今學者當思其旨聖

人豈姑以淺者教人哉曰主忠信謂忠信者主本也
答樊遲問仁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答子張問行
曰言忠信行篤敬所謂非於忠信之外復有其道也
即是心而已矣是心之不欺罔謂之忠信是心之不
放肆謂之敬不放肆之心即不欺罔之心乃庸常平
正之心古先聖人深明此心之即道故曰中庸庸常
也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曰王道平平初無高
深幽遠孔子又謂是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嗚呼至哉茲所見者豈思慮之云
乎忠信篤敬不欺罔不放肆而已矣不假思慮而後

能蕩蕩平平融融混混大禹謂之安女止非止之也
人之心本自靜止也喜怒哀樂變化云為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其事親名曰孝其從兄名曰弟
其恭敬曰禮其羞惡曰義其是是非非曰智其雖千
變萬化而常明曰仁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省庸常正
平之即道離心求外去道反遠殊可惜也千尤萬過
皆生於離心而起意謂之安女止謂之忠信謂之篤
敬謂之時習之學謂之中庸子思謂之至誠夫忠信
即誠實而已矣殆不必加至之一字加至一字則是
於平常誠實之外又有至焉者無乃不可乎是猶未

信百姓日用之即道子思賢者之言也孔子聖人之
言也胡不觀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夫
孝事親而已人往往不信其為天經地義惟自信本
心之虛明無限際天者吾之高明地者吾之博厚日
月四時吾之變化萬物吾之散殊而後自信吾之事
親即天之經地之義吾之忠信即天下之大道而非
有未至焉者而後信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
謂之忠恕忠即忠信恕即恕物先儒乃曰忠譬則流
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是猶未信忠信寬恕之即
道未信忠信寬恕自廣大通融故為是譬喻推廣之

說嗚呼忠信之心無精粗無本末無內外無所不通但微起意即失之矣親家詹亨甫以象軸累紙命某書所欲書某謹書某日用進學之大畧願與同志者共講之

王子庸請書

錢塘王子庸予為浙西撫屬時已識其人予究其胷中義理之談無不曉析而自謂其疑予告之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者子庸曰非不知之而終疑自是或對語或致書無他問端所志惟在道所問未嘗不疑蓋曰積十八九年矣忽二月之二十三因見陽輝躍

然如脫如釋於是乎洞然自是不復如前之疑矣予聞其言喜不能自己予得罪去國將行子庸請益從容問其情乃猶意其猶有未盡予告之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即疑即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于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慶元二年三月朔書于江皋之旅次

王子庸請書

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之爲言至也久未有自至乎道者至於喪親如天地崩陷人子不獲知有身此身死亡猶不計而况於他乎百無所思純一哀痛此純一哀痛即道也子庸親履此境已至於道順達敬養無放無逸自然為禮為義為忠信為衆善百行其處家應物事事有條理得已即已不得已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一一中節矣人心即道日彌不知因物有遷至喪親而復始純一不雜

宋嘉張直翁求居處恭發揮數語

直翁見告以居處恭至難且求其說某曰直翁恭愿其察之也久豈直翁燕居亦不敢申申天天邪觀聖言當通其道恭言大槩至燕居申申天天非不恭也殆直翁求之過也此心至靈惟無放逸或恭恭或申申變化神明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日本國僧俊苾求書

日本俊苾律師請言于 宋朝著庭揚子揚子舉聖人之言而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象廣大無際量日用云為虛靈變化實不曾動不曾靜不曾生不曾死而人謂之動謂之靜謂之生謂之死晝夜常光明起意則昏則非

贈陳伯量

都昌陳伯量主平陽簿同寅幾兩周星從容話別次
復求數語以行某深知忠信正直大戴記孔子之言
忠信大道主簿亦已自信乎孔子又嘗告子張以言
忠信行篤敬立見其參於前在輿見其倚於衡所見
者何狀耶每每念曰此忠信篤敬忠信之時心無他
意篤敬之時心亦無他意所見非意象昭明有融蕩
蕩平庸學者徃徃率起意求之不思聖人每每戒學
者毋意忠信篤敬即道心人皆有之而不自知不自
信惜哉

與張元度

臨川張元度以鄉舉至禮部持陸先生書踵門就見
接其辭氣已知其誠確可敬及復見益知其篤志於
學蓋夜則收拾精神使之休靜某曰元度所自有本
自全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恭
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明在躬廣大無際精
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拾之乃成造意休
之靜之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吾心本無妄舍無妄而更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
徃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爲未能無過某曰有過惡即

慈湖遺書卷十一
改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元度既以爲然矣告別
復求書數語以歸某索之胸中實無說足以稱塞來
意辭之不獲乃叙其畧而又告之曰元度好賢樂善
孜孜如不及某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
待他人為淳熙丁未正月二十二日書于寶蓮山官
舍

贈毛誼夫

畫畫皆妙點點皆妙小學家日用其妙而不自知毛
誼夫克承先志研精修潤餘二十年比年相親近忽
自知是知匪思是知匪知知及之敬之敬之

書遺項吉甫

吉甫既有覺善養毋怠荒匪思匪為澄然有光是為
用力於仁非助長非忘

送子之官

堯舜禹皆聖人猶相告以執中又曰惟精惟一又曰
安女止而况於後學乎女既於道有覺又嗜欲淡薄
不以死生為畏甚不易得臯陶猶曰兢兢業業女切
宜克艱以守中庸此守非思慮言語所及可惜可惜
敬之敬之兢兢業不兢兢業即禍福榮辱之樞機

贈錢誠甫

誠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矣毋或昏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曰改而止謂過即改正無復他求易曰變化云爲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能也能以己復我本有之禮禮非私意皆道心之變化已上出甲稿

炳講師求訓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

夜齋僕以燈至某坐于床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為一體略無縫罅疇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某心體如此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某無際畔之中易曰範圍天地中庸曰發育萬物灼然灼然始信人人心量皆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即達磨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即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即是汝心我答汝即是我

慈湖遺書卷十一
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
觀此益驗即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為不善用力
急改過改即止切毋他求故子曰改而止此心至
妙奚庸加損日月星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
山川人物即是我風雨霜露即是我鳶飛魚躍無
非我如人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心
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炳講師作此表軸
求書故書

恪請書

吾鄉曰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
之和步步歆風生雲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周
還中規折還中矩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
所能為哉天機妙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
人又安得而詰我

葉元吉請書

皋陶曰兢兢業業孔子發憤忘食為之不厭又曰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翁埏之請書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此聖
百姓日用而不知耳而况於同邑君子翁彥陽有

夷齊之行非聖乎夫道一而已矣是者是道非者非道百姓所以不自知者自顧未能無過安敢言聖孔子曰改而止改過即止無庸他求其甚念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而多不自信故因其曾孫挺之請書

書遺文儀

蒙養之功非有覺者莫知今文儀直諒明敏勇於義深有昧乎如愚如蒙蒙養聖功之旨文儀殆已覺而未全無疑可更書前後曲折以告其見病當刻書遺桂夢協

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某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庸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動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爾

講義

吳學講義

人心自正人心自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人皆與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同人心非血氣非形體精神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形有古今心無古今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以其意動而有過故不自知孔子曰改而止謂學者改過即止無外起意無適無莫蒙以養之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意態有四必固我皆意也如蒙如愚以養其正作聖之功

樂平縣學講堂訓

按學古字為亭亭即今孝字一字而兩音固多蓋古

所以亭為孝音又為學音予以見古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巳矣自孝之外無他道也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時有古今性無古今時有古今學無古今今於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陳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而生刑自反而作夫道一而已矣名

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
不凶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斯
乃先聖一貫之道也

先生曰勿盡信非聖之書某少不明於是非為
非聖之言所誤惑不知其幾年後乃知非大聖
人終未全明戒之哉

又曰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
可以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
心於似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汨汨良可念也孔
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

言出於學者之所記錄猶或失真况於非聖之
書其害道者多歟

孔子閒居解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
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
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
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
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
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
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
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
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
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
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
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
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

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
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
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
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
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
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
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
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
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
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圖是湯

之德也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
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先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
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
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
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五起
即能先知四方之敗道者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

得已而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
何必言三無子夏沉溺於文義之淵藪斷非一語
之所能曉敷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
何謂至人皆有心志即志即至無所復至凡志之
有所思焉有所感焉思亦何所思感亦何所感思
無所思人自以為思感無所感人自以為感倏然
而思思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為止
所止者何所厥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
睹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倏
然而感感無所起感而又感感無所止人自以為

止所止者何所厥感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或曰氣氣亦中無有或曰心心亦本無體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若然則由志而爲詩詩亦然也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樂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樂亦然也人情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雖至於哭頽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

寐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衆人之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以為可見可聞也哀與樂名也聞與見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是名即實是實即名名與實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志即詩詩即禮禮即樂樂即哀志氣即天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謂天地合德可也謂範圍天地可也其曰充塞乃因人心狹固井蛙不可以驟語海姑為是言也聖人之言不可以一定論也或曰禮樂之原或曰五至或曰

二無或曰致或曰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聖人曰五至吾曰六曰七可也聖人曰三無吾曰四曰五可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何也深明夫一體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是故無聲之樂即無體之禮無體之禮即無服之喪樂未嘗無聲必曰無聲非無聲也即聲也禮未嘗無體必曰無體非無體也即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無服非無服也即服也聲即無聲體即無體服即無服本無所異何必言同惟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

服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命何所基命何所始始無所始無所窮際謂之極寬極宥有可也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思謂之至密可也曰基曰宥曰密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聲即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徇名與聲者惑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破之定見也非以無聲為定論也又慮學者無從而求之使窮其本始得其始則得其終矣曰基命所以原始也原聲所始始無所止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果日聞四方矣無聲即聲無體即體無服即

服無本末無精粗威儀實無體其曰不可選也是
誠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固無服之喪
也即齊斬功緦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弟
期降而功緦哀誠有等差皆一心之為也即匍匐
救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為齊斬為擗踊為毀瘠一
也非人之所為也天也天即人人即天地即日月
即四時即鬼神即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末
本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以人心而異
人謂之本則亦姑從而謂之本人謂之末則亦姑
從而謂之末人謂之天則亦從而謂之天人謂之

地則亦從而謂之地人曰日月吾亦何得不謂之
日月人曰四時吾亦何得不謂之四時人曰禮則
曰禮人曰樂則曰樂人曰人則曰人人曰道則曰
道曰氣則曰氣曰志則曰志曰有曰有曰無曰無
號名紛然意慮雜然而未嘗不渾然窅然也人自
以為紛然雜然也故曰即哀樂之相生而實不可
見不可聞也此非狗名者之所知也亦非狗實者
之所知也實無所徇實無所實棄名而求實非實
也棄實而言名非名也實非學者之所知也名亦
非學者之所知也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則亂則

昏不知則清明則無所不知孔子曰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貢以為多學
而識之聖人以為非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學
者苟有意焉夫子必曰毋有必焉必曰毋有固焉
必曰毋有我焉必曰毋微有意度如雲氣之蔽太
虛矣四方有敗安能先衆人而知之先知四方之
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
信而亦自先覺何也意慮不作而本清本明之性
自無所不照故也此非口舌之所能道也此非思
為之所能到也人心自清人心自明人心自無思

無為人心自寂然不動思未嘗思人自以為思為
未嘗為而人自以為為清也明也無思也無為也
寂然不動也知也不知也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
實也子夏聞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
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聖人之旨也聖人
之旨非羨盛所得而言也亦非言所得而盡
也故孔子又啓之曰君子之服之也又有五起焉
服而念之暢而明之五起非有五者之不同也五
起猶五節加焉而六可也損焉而四亦可也縱而
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無聲之樂氣志不違氣

志即樂匪異匪遠無體之禮威儀遲遲威儀遲遲不可度思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其恕其悲孰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得匪有得亦匪無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順帝之則無服之喪施及四國三者一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從何異何同昭明渾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有安無危有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強從容有常無服之喪純德孔明曷曷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既起斯起即

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施及四海此道大通無遠弗屆無服之喪施于孫子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德如此天地之德如此日月之明如此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人無私喜怒天地日月即人人即天地日月以為異者耳目思慮之所及也以為同者非耳目思慮之所及也非是有非非及不及天人無違故帝命之人而違天私意作之故天命去之得此道者謂之聖聖無不敬敬非人為是謂日躋為則墮矣莫克進矣進亦匪進人言曰進姑亦曰進是進無思是進無為自然昭明

自然暇怡寂然渾然融融遲遲所以順帝則者在
斯所以作式于九圍者在斯天有四時春秋冬夏
風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自地而上莫
非神氣神氣之可指者如風霆風霆作而茅甲形
庶露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其在我也為
百戶為九竅為視聽言動為氣志嗜欲寂然渾然
又何其清明又何其如神也即人即神姑曰如神
何以驗其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先天欲降雨山川
先雲宣王未出而臨蒞天下也而嶽先降神生甫
及申何為乎其神至如此道通為一其心甚神神

無方體易曰範圍天地天地在吾心量中也子思
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萬物者聖人
實發育之也此道非聖人獨有而眾人無也天下
之所同也自此而上千萬億年皆此心也自此而
下千萬億年皆此心也天者宣王之高明地者宣
王之博厚山川宣王之流峙雲雷風雨宣王之震
動散潤嵩嶽宣王之嵩嶽申甫宣王之申甫在古
不為先在今不為今在後不為後渾然寂然昭然
不澄澈而常清不思慮而常明何獨聖人為然又
何獨宣王為然樂平有老士王者曩數年夢令遣

胥致命俾成先聖之宮且召之食期日二十有七
至是默符曩夢期日正同故王老感異捐金特盛
此亦王老之有開必先也於戲人皆有是至靈至
神古今一貫之心即天地之道即禮樂之原即文
武之德即三代之德而不知自貴不知自愛殊可
念也能自知者千無一萬無一自知誠鮮而常知
常明者又鮮自知者孔子謂之知及之常知常明
者孔子謂之仁能守之自知非意慮之所及亦非
舍意慮之所為意慮交作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以自明能自明而
又不能常明有時乎昏則不可以為仁仁者覺之
謂醫家者流謂四肢不覺為不仁先儒嘗舉此以
明仁無一物之不覺無一事之不覺無斯須之不
覺如日月中天如水鑑照明常覺常明自覺自明
晝夜通貫顏子進乎此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
餘日月至者如仲弓之徒亦可以言仁惟日月之
外亦昏亦違可以言仁不可以言盡仁顏子幾於
盡仁矣孔子六十而耳順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
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二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二

紀先訓

吾家子弟當於朋友之間常詢自己過失此說可爲家傳

吾少時初不知己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殆不然乃反觀內索久之乃得一既而又內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惡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

賢者檢身不暇又豈敢見人之過
心吉則百事皆吉

慈湖遺書卷十二
聞過而意不逆百無一二千無一二喜於聞過豈非君子之人

人間以爭爲事吾家當以不爭爲事

所親者君子吾即君子也所親者小人吾即小人也
小人多佞喜承順君子則耻之所親近未可不察
豈可舍其遠已而取其順已

人皆知有一死而實不知果知之誰敢爲不善

人處不善之久則安於不善而不以爲異

人戒節要先於味蓋味乃朝晚之事漸漬奪人之甚
於此淡薄則餘過亦輕

君子處心尚恕不恕則與小人一間耳

吾遇事則審而求其理不敢遽以私見定其去取故
少過誤

損人即自損也愛人即自愛也樂人之凶彼未必凶
而已已凶矣

人有不善習於性成其堅如鐵惟學者自覺能破此
堅不然則其堅牢日甚

邇日人精神多在外而不藏蓋奔競利名所致觀之
足以自警

不善之心起則一身不及安一家不及安

門首變易之資若已有資則寬與之直不可既欲其物又計較不已彼身即我身彼得即我得彼失即我失

奢則財散儉則財聚此理也用度當儉不當奢亦理也

學者要無我出幹喜晴喜雨此則庸流之情

過則人皆有未足爲患所患在文飾儻不文飾非過也志士之過布露不隱

貪則有害於子孫而人且以是爲子孫計不勝其誤矣

喜談人短乃下俚氣味吾家不可有此處世免人怒責已爲幸事安可責他人

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間耳

人爲景所奪則有喜不喜之心其喜在清風明月在畫堂花燭在玳筵綺席在異香美色饑時飲食寒時衣裘炎暑風涼凜冽火閣其不喜者天色晦昧人情背違柴門茅舍惡衣惡食不美人意處更省之此二者之心無自而生

貪味則多饑貪財則多貧

此身尚非我有外物亦何足道

逐物之久猶如醉夢

人在顛倒中以美為惡以惡為美以苦為樂以樂為

苦知則為學不勞矣

吾家子弟當急親賢

廣置田園不如教子為善

三代之治天下欲使民無失其善性而已更無二說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

樂不知今日無事即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

讀書意或在名利則失聖人之意

善學者以平昔所見屏之千里之外視已空空絕無

所知而讀聖人之書則所學正矣

怒人而人不畏以其失理也未怒而人已畏以其得

理也

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

善放則惡

學者或未見道且從實改過

自己有道則人自化

顏子簞瓢人知其貧誰知其富此簞瓢中萬事皆足

學有進則知人間言語多失作事多失一言不敢妄

發一事不敢妄為

為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

學者以平昔所見置之千里之外故能舍己從人舍己從人未易見以己見根固而不自覺也

人為舍字等物遮了眼朝晚區區而不自知

吾遇心忙則自行罰今已見作効

人之大患在乎自滿而以己為賢故終其身學無所成

善學者觀彼賢則知己之不肖彼遠大則知己之扁

小彼有勇則知己之懦弱於此有耻則所學未有

不成

學者行已足矣無求於外此學之要說

近來學者多偽至於臨死亦安排

學道不可作兒女態

慈愛恭敬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安富尊榮由此而出

為學及五分自休不得

吾今為學自己之善惡與學力之多寡皆自知之此自知由吾初學深究無我所致蓋無我則虛明不以自己之惡為善亦不以學力之寡為多曩時觀

彼學者自謂無我實未無我觀彼省此深有畏焉
故今日有所濟

不如意事人皆有之然善學者不以為意吾因片言
戲譴自悔

世間忙學者欲到不忙處

吾深究無我已二十年今日見此患猶如山岳殆有
甚焉吾乃自覺多以為幸

學者有志氣無問性愚衝擊而開矣無問氣習衝擊
而散矣

學道貴專一一事未嘗遽然干預一言未嘗遽然出

口使胸中閑靜靜極明生其道自見

此心即道一體二名

吾家子弟或忝科第夫可遽入仕必待所學開明從
而自試上不誤君上任委之心下不失民人倚賴
之意九泉乃祖於此無憾矣

世間如夢時人非不知但見煖熱又且去矣自古煖
熱處誤却多少人

學者當先虛己自古有誤認臆度為道浪度光陰蹉
跎實學不知其幾東坡投老顧以養生為先追想
其情使人恐畏微細習氣人不自知學者當審而

求之吾爲學至此亦不自知自前歲一病方知之
今歲一病又知之吾覺此病非病乃教誨我也

世間多材多藝者不少學者回顧已之愚拙未可以
爲愧材藝之士多爲材藝所惑不能進學未若愚
拙有心於道

賢者德重則服人也衆德輕則服人也寡觀服人衆
寡知己德之重輕

世間誰不被人瞞不甘被人瞞者亦少矣

外事不可深必凡得失奉天命可也動心則逆天命
禍將至矣

先聖爲魯司寇遂能使齊歸侵疆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公慎氏出其淫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學者回
顧已德寧無愧怍

福莫大於無禍今無事已是享福如不自知將恐禍
患生

近世學道者衆然胸中常帶一世間行所以不了達
學道者多求之於言語所謂知道者只是存想
大人君子興言立教皆奉天命豈有已意哉

一墮人欲念慮顛倒舉止輕浮此語可謂甚善

必欲使人從我者豈智者哉周公孔子天下後世皆

歸之非使其歸也

正欲說教住即得正欲怒教住即住得如此即善

孔子拱而尚右載之古書則知夫子常拱今人多忽之吾家當習熟

君子有所養處富不驕處貧不憂無得失無逆順其心常一應酬不亂無所不容

衆人中有存天焉可從衆則從衆

學者虛已如無知遇事則謀於人如此者三年大智必發

近世惟尚詞章而奪其正學是以國家乏人材

惟小人喜聲譽夫大人者量含太虛天下如家聲譽

復炫耀何人

君子恭敬之心在內人皆知之禽獸亦知之

人意思舉動隨生衣服時有衣服意思飲食時有飲食意思語默動靜皆然似此意思役盡時人先陰也意中有新有久有喜有厭相生無窮坐久則厭以行為喜行久則厭以坐為喜觸目觀景無非意思皆由失已

聖賢垂訓蓋使人求之已也

人貧賤則忽之事微細則不謹若此者人以為常君

子於此戰戰兢兢敬心無二

學者成則無我欲如何不欲如何但由理而行盛暑
有待秋涼之意隆寒有待春和之意好學者不如
此

處世取法於賢者則不費力一事賢則取法一事積
則成功不必問細大

利名即富貴崇高之事貪則為利名不貪則為富貴
崇高

邇日知學之不可緩至於寢食不安以此却得氣習
日銷

男女婚嫁人之大義也薄俗語及婚嫁意多不正
心無所求則樂生此非親到者有所不知
世間勞役朝而復暮戕賊其心人欲惺惺
聞過則喜是乃翻小人為君子在瞬息之間
學者或與小人較則所學已見其不遠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為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
貧必得其理因讀論語有若言蓋徹乎每每在懷
一日忽有所得夫蓋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
消釋而動止輕清蓋得理則無所施而不利復何
憂哉

古人以奢為耻今人以不奢為耻
古人急於求友近世於此頗緩

吾嘗誨骨肉家中雖窘束其使人以禮其待人以實
天地之間鈞陶萬物而變化無窮者以其正也正之
為義大矣無所施而不可

學者常帶我行所以見道之難

吾置物酬價不過徃徃心不安蓋以於理不安理即
已也

為學之門固不一苟逐迹則泥矣惟敬一門無迹可
逐不容有所泥學者徃徃多忽之誠能養之以敬

則日仁矣

人之趨向為熟所奪苟或有學則熟者不熟生者不
生是以自己於庶物之中作得主宰無貪戀則自
然見道雖夫子不易吾言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撓攬為已

曾子謂堂堂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顏子無此等言語
蓋有所未暇也顏子志大惟好學耳是以寡言非
特地也顏子亦自不知

好學者處世但欲了事耳與人交每懷寬恕靡爭靡
競以其好學之篤心不逐物自然如此

慈湖遺書卷十二
處高堂則氣寬居茅屋則氣隘對風月則氣清當晦
昧則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也

耐耐之語起於心已失道矣

人有過尚有改一路有過得改猶晦昧之得風大旱
之得霖雨當天地陰陽不和之時而為之一新亦
若此或者不達過作則惟恐人知安有不知之理
設或不知潛伏於中此過必毒害已益甚過既不
去使已終身為小人學者試思即以此斷其是非
去留庶使改過之心有勇既改之則便可無愧
或無公論必任私意順之則喜不順之則不喜是使

人皆無公論也在家無公論則一家無公論在國
無公論則一國無公論家國欲治其可得乎

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

人愛兒女太過其後翻成怨惡者蓋愛極則怨生乃
自然之勢善養兒女則以理不以私意

或謂兒女奴婢由我所治此乃無識人之所見治之
不當自己此已失言豈能治人吾處世不敢輒嗔
人亦不憎惡人常愛人常敬人

造器用不必徇時俗求巧麗而勞心巧麗則器俗勞
心則人俗

自覺之功大矣。雖不善，一能自覺，亦難停留矣。
不能舍己從人，則智識日昧。處世常見其難，故人常
在難中。

學欲得要，則學不勞而成。

文詞為學道之蠹。

立家不在求富，求富則家貧；立國不在求富，求富則
國貧。至於學道，或務高求大，則道愈遠。

財物太多，反害子孫人罕知之。

為己之學，有所不顧，有所不卹，如目前無人，是以不
求名，有過不隱，雖名位高，敢北面再拜師於人，以

其實而有勇。

娶妻生子學周公孔子衣服飲食學周公孔子

吾有公論於學，大有所濟。凡吾所見不正，皆被公論
收下。

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於面目
塵埃亦去矣。

以實待人，非惟益人，益己尤大。

至誠則百行并生。

以實待人人必感動，猶愛妻子。雖無言，妻子必知之。
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却自己，安靜之

人飽多饑少由靜以養氣

人之舉心神物即知

耐事而未免胸中有停留未為盡善

人心不明互有得失賢者所以尚恕

矜伐有害於已而今人以為先

世之才能儘爭惟有道之人無能勝者

自己不得黨蔽他人

不貪則百祥來集貪則眾禍生

胸中無貪染目則明耳則聰

吾見人好問則喜

人惟顛倒故多憂不顛倒則常樂

人有過旁人覺知者眾然不敢言者慮其意逆也學

者能使人無以意逆憚吾則庶乎善矣

好學之味言之不盡惡去善興佳况寢生

吾飲饌不敢嘗時新衣服喜補綻於器用亦然無求

新棄舊之意吾得此意敢保老景不為人所厭

好學之心人皆有之其間所以不成就者有待來年

之失也

人以善歸已以惡歸人蓋欲已之勝也然卒於不勝

少年性或敏慧詩書一覽自謂盡得之恃此而不求

師乃人之大患

財物是末事爵位是末事知此幾事是末則知本矣
為學當以心論無以外飾

人心至靈惜乎錯用却

即事即學也即此下筆處即學也

吾之本心澄然不動密無罅隙時人自己尚不識更
向何處施為

人知逐物之樂不知不逐之樂

大中至正之道近在日用見於動靜語默不必他求
吾往者儘恃思量與夫言語今日頓覺前非蓋以馳

求於外而不反本也

君子無所欲亦無所不欲第由理而行耳

人之處世何如此之難茲蓋獨任己智倚於一隅不
得自然而與天理相遠之所致也學者當如何未
若以自己私見屏於千里之外使胸中了無所有
則所謂天理者見矣天理即吾心也

人方饑忽三盃餞饌莫被他譎盛暑炎燠風亭水榭
薦盃以沉李浮瓜偃息以紗厨湘簟莫被他譎朔
雪飄零入紅爐畫閣笑語之餘淺斟低唱莫被他
譎皆為物所轉故不能逃有無難易

人以目逐物為見以耳逐為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
大不分明

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深復不自覺顏子屢
空還有此否

畏天命則無所求而享安逸矣苟未及安逸則知貪
求心未盡貪求心未盡則知未識天命也君子胸
襟常無事常悅樂

事即學也事學有二則學亦勞矣
人切忌被人順了切忌被人不說
吾往日常在昏昏中而不知衣服時亦不知飲食時

亦不知行住坐卧時皆在不知中自謂吾了了惺
惺後因覺此不知即非不知

近世多貪逐利名彼此營營遂成風俗故不長人才
凡有家者或棟宇可以居穀粟可以食更有園蔬足
用若此則已屬於富矣惜乎人有所不知也是以
人間得知足之樂者鮮

道非言語之所及非思量之所至
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
無已

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有志可以奪造化人或有志學無不成無問智愚利
鈍也

人之舉動皆有妙用

不奪於味飲食自然甘美不從事於味則已作主從
事於味則物作主

處世采取衆人之善而用之則不勞矣

食不語為學到日自然如此

萬事由理耳人言由我故失

立家有法度人不敢慢易

交易之道我之心如彼之心則平矣貨一物者其價
增置一物者其價減物初無補徒置身於小人之
域

外國使命乃賓客也賓客之義有愛敬焉至於論國
事亦自有理以理從事則優游不迫或有忌心或
有勝心則與理相違故勞神故招禍興戎

言語不可以化人惟心可以化人

學問貴於見端的或者望風承受蓋為聰明所累

知人而善用其人固可嘉矣然知自己而善用其已
則學尤高非無我則不能也

學欲至於無疑惑之也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為之是將黃金作頑鐵用耳

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閒靜臨事而無事處世遵承法度不失大人君子之體夫有變更者莫不慮其有失然遵承法度縱失所失亦輕或出於私見而有失則所失重大人君子於法度有變更者蓋不得已

不逐物而得理此時如丸珠在盤無所凝滯

善教人者今日能善其類他日國家取而用之則澤及天下

善治國者必以德教德教行則治道成彼憂財用與畏夷狄者不足語此時論有以夷狄為畏財用為憂先公曰宰相優劣但以此考驗

實心無所往而不可蓋實心一也可以應天下之萬變

大舜之心即瞽瞍底豫之心瞽瞍底豫之心即大舜之心

人以念慮為心是致為學疲勞或自覺則見本心矣吾往者質甚不美每以小人自目所幸者有志復不

自執已私有公論雖氣習如山嶽如膠漆而常自覺一日氣習分離如巖岬崩倒如是者三日自後身寢輕矣

天下之事惟一理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若對以盍徹夫盍徹正而已矣四時正則萬物生人倫正則天下治事無巨細凡有所成皆成於正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子路苟不以財用養民焉能臻此後人之常患財用之不足故不以有若子路求之乎君子不以財用未足為憂而以此

理為慮達之則超出物表而足以宰天下事物治道不足患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精矣有智則好問而樂無智則自用而憂

中國伐夷狄當出於不得已如使長子殺季子也為安天下之民天使我伐之則伐之鋒刃之下有所殺傷如割已體

常情喜一人未必可喜但與吾合則喜也怒一人未必可怒但逆吾意則怒之耳

家事處置了則休不必留滯在心

字畫雖小亦欲端謹閑書當與特書同道會是不會

立家有道則隣里悅而歸之以是為驗學者或無志久久與流俗同

女子不可多言笑

事無大小有志者皆得之竊盜取地窟一罅復一罅不敢作聲不敢思量他事但一心求徹學者似之不患所學不成也

古人每事庶謹無求於人誰得此真味雖小兒不可令觀戲玩

惡心未萌時與學成就時一般

惟無憎惡人之心者乃能勸戒人有憎惡人之心者其勸人必不服

古制散亡因論喪禮曰五服一也知一乃能知五知五知一乃能分別等差而不亂

吾家稍整喪禮不必卹外議總麻小功有疑則服大功

一日閑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間為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須拚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顧欣然簡曰余即吾師也吾意釋然

慈湖遺書卷十二
子弟讀禮不可以世俗諱忌特缺其禮令簡書之冊以示人

君子仕宦或有陞擢自顧其材不足則辭之於義為當於身則榮才不稱職君子耻之

汝輩謀屋先須築一片基址且道如何是基址務庶謹是基址學安靜是基址此一片基址極好若欲將錢急於營圖架屋便錯

因及婁師德唾面自乾語曰且道唾面從那裏來有對者俱未當意徐曰從動心處來此心纔動唾即劈面而來也

人之本心本自寂然

鄉土無馬好事者婚禮必欲致馬使天地間都無馬則聖人定禮亦必欲奠馬乎當別有物也但以義通之耳

受人寄托必周留神

一日以墨汁潑粥而食粥罷謂簡輩曰吾向來惡粥色黑者今日微黑耳便起惡心故澆以墨

治人不在威得理則人敬服如四三伯臨事通變寡怒人自不犯死之日隣里下淚

不獨大底是學小底亦是學一語之差一事之不中

蘇湖遺書卷十一
雖極微小吾以為其大如天何故道却無大小
後生不可呼長上字雖非當面亦不可

吾向者嘗恨已過難除知他幾番淚下幾番自拳
子弟可遊山不可下棋小兒許用胡嘯不可放紙鳶
他皆倣此

奴婢病常令照管湯藥飲食

兒女不責備他聰明

小兒漸長欲行約束不可遽明年欲行今歲先諭之
以寬為貴

道無大小何處非道當於日用中求之衣服飲食道

也娶妻生子道也動靜語默道也但無所貪正而
不邪則道不求而自得

儻有志於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
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智我所自有不患無智此心不動日用常情物至自
明事至自應如明鏡止水毫髮無差

萬事無非天命不達則止見人為處世勞苦孟子曰
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女子事人能敬夫能奉祀事舅姑有道則為父母之
榮

往者申屠一卽以孝聞於鄉里豐消敏諸人多訪之
母在堂未嘗不冠帶衫止皂帶

興衰

使財物寬餘當置產業一項以充接延賢者與夫給
助之費

吾家命新生乳名不可務尖新

吾今之樂不可量也

當被竊盜其明日食罷從容曰吾夜來聞婢驚言有
盜時吾心止如此已而告所亡物多吾心亦止如

此今吾心亦止如此

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錄流行
人服其篤行遂信其說其說固多矣而害道者亦
多遺患頗深

坐檻墜地他日語人曰我當正墜未及地時吾心怡
然甚安

先公平時常拱手拱而寢拱而寤一日偶跌仆拱手
如故神色不動

簡自少便見先公輕財好施他日語次簡曰大人輕
財好施惠乃出於天資先公曰不然吾資吝嗇後

慈湖遺書卷十二
知非而改故然

淳熙十三年家書云汝勉吾為西湖之遊吾已嘗遊今日無處不西湖無時不西湖人朝夕區區皆由有已及問其所以為已却又不識人好思量於此思量

向有郡守以善聽訟稱有啞者執白紙遞令枷項示衆乃密使人伺之道路有云啞者誠屈昨日遭某人拳今日却枷項伺者以言入遂直其訟太守以為得計郡中亦稱之吾切不取是使部民習詐非善教也

人心本自清明本自善其有惡乃妄心爾因其不達執以為我被客來作主迷失本心達血氣二字則無我矣

賢者幹事謹終如始一事未畢彼事不為彼事功雖倍亦不顧十百千萬皆本於一一事辦則十百千萬存乎其中

人之溺見在愚庸猶輕在高明之士則重此溺見不自覺惟他人知之近有一高明之士著地理圖志文書浩繁亦善第恐顏子未暇及此

先公嘗言吾少時忿憤甚知非力改簡自童稚已見

先公凡百容耐其後見有極微之人無禮先公怡然不以介意

使有牧童呼我來前曰我教汝我亦敬聽其教

嘗置小篋實豆其中以記過念多少

每自置多言之戒晚年益簡默拱而行拱而坐湛然終日幾於無言每曰吾今日一無思慮

舉足不敬即為不敬拈一草不敬即為不敬

人皆有一我故不見道雖名士難逃此患遂以聰明為道釋氏謂之認賊為子夫堯舜為天下後世知其名而堯舜所以為善今人點粧賢者之名歸已

於堯舜有異矣儻得堯舜之心則無我無我則自然日進不待脩為

吾家當行七事好善平直謙虛容物長厚質朴儉約此可以成身可以成家而道在其中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二終

卷之四十一

三

馬

